

他山之石:从陌生化到前景化

吴显友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陌生化和前景化作为分属两个不同理论流派的重要术语,二者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它们既有相同之处,更有本质之别。从语言层面上来看,陌生化主要关注违背语言常规的“失协突出”,而前景化既重视“失协突出”,又关注因过分遵守语言常规而产生的“失衡突出”,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只有那些“有动因突出的”语言特征才具有文体价值,因此后者更为系统、全面,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经过这样的梳理和阐释,文体学界对陌生化和前景化存在的模糊认识就逐渐得到澄清。

关键词:陌生化;前景化;失协突出;失衡突出;评述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1-0142-05

作者简介:吴显友(1965—),四川巴中人,重庆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体学、功能语言学和西方文论。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对俄国形式派、英美新批评派、法国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观和文艺理论观,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对叙述学和文体学,尤其是功能文体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景化”(foregrounding)是文体学,特别是功能文体学的重要术语。实际上,陌生化的基本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亚理士多德(Aristotle)那里。在论及诗歌修辞时,亚氏强调指出:“因偏离语言常规而引起的非熟悉化(unfamiliarity)会使措辞不同寻常,而保留部分常规语言形式会达到简洁的目的”。^{[1](P63)}然而,陌生化和前景化之间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从陌生化到前景化并非一个纯粹的“拿来主义”行为,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它是许多文论家、语言学家和文体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本文拟对陌生化和前景化两个概念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对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价值进行评述和探讨。

一、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 Shklovsky, 1893—1984)是俄国形式派的发起者和代言人,他的理论

著述和学术活动贯穿了形式派的始末。“陌生化”一词是英译后的术语。据说,此词是什氏因一时疏忽,少写了一个字母“H”而另造了一个新词所致。什氏的原意是“新奇、出人意外、异乎寻常、不平常”。^{[2](P59-60)}随后,该词便在学术界广为流传。他的主要思想和观点有“艺术是独立存在的世界”、“文学性和陌生化理论”、“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等。其中,陌生化理论不仅在俄国文艺界,而且在世界文艺理论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什么是陌生化呢?它与“文学性”有什么关系呢?

什氏和俄国形式派的最高理想是建立文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研究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文学性”。在他们看来,文学性来源于文学作品的形式,或者说,它来源于文学语言及其结构序列。什氏则直截了当地说,只有陌生化的语言才能产生文学性。他解释说,“倘若我们去考察感知的普遍规律,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感知成为习惯,它已变得自动化……习惯化吞没了工作、服饰、家具、妻室以及战争的恐惧”,“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仅知道事

收稿日期:2003-11-01

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3](P11-12) 什氏这段精辟的论述涉及艺术的本质、目的及手段等重大理论问题。随后,他以“散步”和“舞蹈”为例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散步是我们天天都要做的事,习惯成自然,毫无新奇、陌生、刺激可言,然而舞蹈则是另一码事,它是一种“被感知的散步”。当我们跳舞时,舞蹈中的动作虽然也是自动化的,却给人留下了新鲜感。它不仅使我们去专注于舞蹈的步伐、姿态,亦即舞蹈本身的东西,而且由此会唤起我们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新颖之感。

在论及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功能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他强调指出,日常语言要成为文学语言必须经过艺术家的扭曲、变形或陌生化,文学语言是陌生化之后的产物。用普通语言创作的作品,“就像从自动售货机被抛出的巧克力一样”,缺乏新奇感,而诗歌的效果是使日常语言变得“模糊、困难和扭曲”。“诗歌语言是形式化的语言”,因为在什氏看来,“只要有形式的地方就有陌生化出现”。诗歌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不仅仅在于它的句法结构或词序排列,而且还在于它作用于普通词汇的形式手段(比如韵律和节奏),从而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

陌生化理论,作为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手段,被广泛用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和实际分析中。他们的操作方法是,在最基本的话语层面上,从单句中的各个语言偏离现象着手,去挖掘其表达效果和美学价值。在较高级的社会语篇层面上,他们把语篇的现实表征看做是一种陌生化技巧,用以反映主流文化的社会思想,从而对我们接受这些思想的自动化方式提出挑战,比如,在探讨果戈里的作品《鼻子》中的叙述声音的功能时,他们会认为,使用那种极为幼稚、不协调的叙述声音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观念的残酷性和虚伪性。什氏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小说时,发现了大量运用陌生化手法的例子。在托尔斯泰小说中常常不用事物原来的名称来指称事物,而是像第一次看到事物那样去详尽地加以描述。在《战争与和平》里,作者称“点缀”为“一小块绘彩纸板”,称“圣餐”为“一小片白面包”。其结果是读者就会对已熟悉的事物产生陌生感,从而延长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程度,增加审美快感。在更高级和更抽象的语篇层面上,形式主义者关心的是作品的形式机制及其叙事结构。他们研究的重心是区分故事和情节,前者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事件,后者指事件排列的次序和方式。典型的例证有埃亨鲍

姆对果戈理的《外套》的情节的分析以及什氏对斯泰恩的《项狄传》的叙事时间的探讨。

什氏的陌生化理论深受形式派的许多文论家的推崇,如鲍·托马舍夫斯基、尤·蒂尼亚诺夫、鲍·埃亨鲍姆、列·雅库宾斯基等,并不断丰富和传播其理论。福勒曾运用陌生化理论分析了七个小说和诗歌片段,取得了成功,但他也批评了什氏的某些过激言论,如“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对象本身并不重要”等,并指出,什氏的某些观点是“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观,没能把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4](P56-57) 李正栓借用陌生化理论对约翰·邓恩的诗歌艺术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由此可见,陌生化理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成为文论界和批评语言学有力的分析手段。

俄国形式派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术语不够统一,不少术语含糊不清,如 perceptibility (可感知性), palpability (可感触性), defamiliarization (非熟悉化), de-automatization (非自动化), making strange (使陌生), deformation (畸形)等。Wellek & Warren 埋怨说,俄国形式主义者,尤其是什氏的陌生化概念,过分强调新颖性和突然性的价值。[6](P242)

二、结构主义学派的前景化观

“前景化”(foregrounding)一词首先是由 Garvin 从捷克词“实现”(aktualisace)英译后介绍到西方文学中的,它的产生与陌生化有着天然的联系。[7]在吸收和借鉴陌生化理论的同时,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的 Mukarovsky, Jacobson 等对前景化概念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使其不断充实、完善。

穆卡洛夫斯基的重要贡献就是他的前景化理论。他认为,前景化与自动化(automatization)相对,自动化把语言使用系统化、常规化,前景化意味着对语言系统的违背。他指出,一个成分之所以成为前景,是因为它和处于背景或陪衬位置的成分进行对照。如果同时突出所有成分,都处于同一平面,等于没有前景化,便成为新的自动化了。在穆氏看来,诗歌语言的本质就在于对标准语言的违背,即“诗歌语言是对标准语言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同时,他还认为,诗歌语言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的前景化,而后者要受制于它的两个特征:一是关联性,二是一致性和系统性。[8][9]文学作品被视为一个复杂的、赋有审美意义的结构整体,它要受到处于前景和背景之间的语言结构的制约,而艺术品的张力就在这种制约关系中产生了。一个优秀的诗人会竭力避免使用偶然的偏离现象,为了整个作品的一致性,他会使前景化的语言现象指向同一方向,这种具有系统性的前景

化就会创造出最有力的文学作品。他的思想受到了一批捷克学者,如 R· Wellek, F· Vodicka, L· Dolezel 等的推崇,并在西方广为传播。以穆氏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认为文体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系统地违背常规的特征。可见,穆氏的前景化理论在文体学界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雅可布森是该学派另一位重量级的文论家。他对前景化理论的贡献在于他的等价原则和投射说以及对平行(parallelism)的论述,而后者却被包括穆氏在内的其他文论家所忽视。雅氏认为,前景化包括两个方面:偏离(deviation)和平行。随后,他便从言语事件的6个因素以及相应的6个语言功能展开论述。这些因素是说话者(addresser)、受话者(addressee)、语境(context)、信息(message)、接触(contact)和语码(code),相对应的语言功能是情感(emotive)、意动(conative)、所指(referential)、诗学(poetic)、交感(phatic)和元语言(meta-function)功能。在这些功能中,雅氏主要对指向诗学功能的“信息”因素感兴趣,他声称诗学功能是文学研究的真正主题,即“文学性”或言语中的“文体”。诗学功能的基本特征是“将等价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10](P10-35)},这便是雅氏著名的等价原则和投射说。选择(selection)和组合(combination),即索绪尔的横组合(syntagmatic)和纵聚合(paradigmatic),是人们在使用言语行为时必须要考虑的两个基本排列模式。选择是根据等价原则进行的,即相似与相异,同义与反义。而组合以邻近性为基础,它是按语音、词语从左到右的自然顺序排列的。如果在组合轴上重复选用相同的序列,就会出现平行现象。为了解释语音等价原则,雅氏曾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句子:I like Ike。该句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竞选时的口号,Ike是他的爱称。句中共有7层等价关系:每个词的音节、元音、重音等都是相同的,构成了等价;第1和第3个单词前都无辅音,是等价的;like的两个元音前各有一个辅音[l]和[k],是等价的;like和Ike在元音[ai]后各有一个辅音[k],是等价的;这三个音节和词汇层的三个单词对应,又是等价的。这些都是语音层的深层选择的结果,当这三个音节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时,被前景化了的元音[ai]和辅音[k]便产生了响亮的有节奏的振奋人心的效应,同时,还突出了该句的文体效果和语用含义,即Ike本人的可敬可爱的品质以及人们拥戴他的热情已达到了至极的地步。

雅可布森不仅是文体学的理论家,也是实践家。他曾运用投射说的原理对不少作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如他于1958、1964和1970年分别对波德莱

尔的一首法文诗《猫》(合作)、Allan Poe的诗《渡鸦》和莎士比亚的第129首十四行诗(合作)等作了颇有新意的文体分析。雅氏的投射说在文体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总的来看,文体学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Leech认为其重要性与偏离说不相上下,“它是一切诗歌中潜在的原则”。

三、功能文体学的前景化理论

英国文体学家利奇(Leech)和韩礼德(Halliday)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对前景化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形成了具有功能文体特色的前景化理论。

利奇对前景化的两种类型——偏离和平行,进行了区分,并用聚合前景化和组合前景化两个概念来分别代替前两个术语。前者指在聚合轴上选择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不予选择的语言项目,后者取决于横组合原则:在语言的线形序列的各个位置上反复选用已经出现过的语言项目,而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会那样做。利奇还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观点,如偏离和平行的程度问题,前景化的限制性衔接问题等。另外,他还对偏离的种类进行了细致、科学的分类,他区分了词汇、语法、语音、字音、语义、方言、语域、历史时代、外来语的掺杂等9种偏离形式。^[11]

利奇和肖特区分了偏离、突出与文学相关性(前景化)三个概念。^{[12](P48-51)}文学相关性,即穆氏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又分为性质前景化和数量前景化。前者指偏离或违背常规语言的现象,后者指反复使用常规的语言现象而产生的量的突出,这种情况可通过统计分析来处理。偏离纯属一个统计概念,是因语篇或语料中的某些语言特征违背常规而产生的。突出是一个心理概念,突出的程度和类型为读者识别文体风格提供一个主观认知基础。读者的注意力程度、对文体的敏感度、已获得的阅读能力以及文体本身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读者对突出的理解与识别。利奇等把这些因素称之为“文体能力”(stylistic competence)。由于读者的文体能力千差万别,因此不同的读者对同一突出现象的感知程度也大不一样。利奇和肖特接受了韩礼德有关突出与前景化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前景化、突出和偏离三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包含关系,即前景化包含突出,突出包含偏离,反之则不然。

韩礼德对前景化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述了常规、偏离常规和获取常规以及失协突出与失衡突出,区分了突出与前景化两个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前景化理论为核心的文体分析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前景化既是功能文体学的重要理论,

又是实用的分析方法,它涉及读者的语用、心理、社会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知识。韩礼德认为:“突出(prominence)是一个概括性术语,指语言显耀现象,语篇中的某些语言特征以某种方式凸露出来”。生成学派的文体学家倾向于把突出视为“偏离”,即偏离常规的语言特征是突出的,韩氏则倾向于把突出看做获取常规和数量上的突出。他在承认突出可能是对常规的偏离的同时,又告诫人们不要迷信那些偏离常规的古怪的东西,否则就会忽视那些常规形式的文体功能。因此,他把突出的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否定性的,是违反常规的,是性质上的偏离,称为“失协突出”(qualitative prominence);另一类是肯定的,是获取常规、强化常规,是“作者临时摒弃他可允许的选择自由,在通常不一致的地方选择一致的特征”,这种突出强调数量上的偏离,称为“失衡突出”(quantitative prominence)。^{[13](P62-68)}韩氏认为,某个语言特征,从不同角度,既有可能是强化了常规,也有可能是违背了另一个常规,二者相互隐含:对一个常规的违反是对另一个常规的强化。但无论突出是获取常规,还是偏离常规,它总是可以用数字统计反映出来,数量可以表示突出,但不能表示前景化。一个数量上十分突出的特征可能是些无关紧要的特征,而某一数量上不十分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十分相关的,那么,哪些语言特征是被前景化了的语言特征呢?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

判断语言特征是否前景化,要参照语言系统的常规或“背景”来看整个语篇。韩礼德把文体视为前景化,但他又明确指出:“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motivated prominence)。他认为:单纯的语言突出不能作为有无文体价值的标准,只有当突出在表达讲话者的全部意义有一定“功能”时,也即是只有与语篇/作品的整体意义或情景语境相关(相关性标准)时,才具有文体价值,才是前景化的语言特征。这一新的“前景化理论”既有别于“突出”,又不同于布拉格学派的“前景化观”,具有更强的阐释力和实用价值。为了更好地阐释功能文体学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韩礼德于1969年通过用概念功能的及物性系统,从被前景化的语言特征入手,对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继承者》(The Inheritors)进行了文体分析,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文体分析模式。^{[13](P70-84)}韩氏认为,文体分析大致分为两步走:一是描写语篇中语言使用模式(patternings),二是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模式出现。在分析阶段,听话者/读者应从语篇的各个层面,即从语音、书写、词汇、语法、句法、修辞、语篇结构等层面上去识别和发现

那些突出的、偏离常规的语言现象;在解释阶段,听话者/读者则需要把突出的语言现象与情景语境联系起来,看这些特征是否与情景语境(相关性)有关,是否与语篇的主题意义有关。如果是相关的,那么它们则是被前景化的语言特征;否则,则不是,它们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偏离或突出,没有文体价值。

该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过分强调失衡突出而忽视了失协突出;有人认为一个特征的次数与文体无关,因为读者不会意识到频率,因而不能对它有所反应;Ullmann担心,在统计时应避免把归因于主题的频率代替深层的文体或心理倾向;Fish对韩氏的操作方法则不以为然,他评论说:“当语篇被输入韩礼德的分析机器时,它首先被肢解,然后在上面贴上标签,最后又重新组装还原。整个分析程序十分复杂、烦琐,但到头来,折腾够了的评论家还是一无所获。”^{[14](P101)}

四、总结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从陌生化到前景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其间,布拉格学派和英国文体学派的不少语言家和文论家都对前景化概念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使其不断充实、完善,最后由Halliday集其大成,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前景化理论,并成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很明显,Shklovsky的陌生化理论, Jakobson的投射说、心理定势, Mukarovsky的前景化的关联性、连续性和系统性等观点, Riffaterre的相关性、读者反应论^{[15](P362-392)}, Levin的外部偏离和内部偏离^{[16](P226-237)}, Leech & Short的性质前景化和数量前景化等观点都对前景化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这两种理论的异同点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1. 二者都受到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的重要影响。索绪尔的一些重要思想和研究方法,如横组合和纵聚合,所指和能指,共时和历时,语言与言语,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西方文论和文体学。朱立元指出:“在当代西方文论中,‘语言转向’首先体现在科学主义文论中。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派和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到结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17](P7)}

2. 二者都以文本为中心,重视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研究文本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的特点和功能,并把文本的艺术性同读者的审美情趣结合起来研究作品。但应注意的是它们所关涉的文本范围各不相同,陌生化理论只关注文学文本,尤其是诗歌文本,而将非文学文本排斥在

外;前景化理论关涉的范围更大,既有文学文本,也有非文学文本。

3.从语言层面上来看,陌生化主要关注违背语言常规的“失协突出”,而前景化既重视“失协突出”,又关注因过分遵守语言常规而产生的“失衡突出”,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只有那些“有动因突出的”语言特征才具有文体价值,因此后者更为系统、全面,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4.在俄国形式派看来,文学作品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这种“形式决定一切”的看法未免过激。虽然艺术需要不断创新、求异,但亦不能片面地追求“陌生化、反常化”而把内容抛到脑后,作者应该根据创作的实际需要,既重视形式又兼顾内容,把形式和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一味追求新奇,片面地以新奇为艺术的惟一评判标准,也会产生消极影响”,^{[2](P64)}实不可取。就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言,前景化理论持文体“二元论”或“多元论”观点,既重视形式,又强调内容。总之,透彻了解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和它们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这两个学术流派的理论实质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澄清文体学界,尤其是功能文体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正确评价它们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 Dorsch · T · S ·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M] ·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 [2] 方珊 · 形式主义文论[M]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3] Shklovsky, V · (1917) Art as Technique [A] · In Lemon, L · T · & M · J · Reis (eds),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C] · Lincoln, Ne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 [4] Fowler, R · Linguistic Criticism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 李正栓 · 陌生化:约翰·邓恩的诗歌艺术[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6] Wellek, R · & A · Warren · Theory of Literature [M]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56.
- [7] Garvin · (ed) · 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Ethetics, Li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 [C] ·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8] Mukarovsky · J · 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 [A] · In Garvin (ed), 1964a; 17-30.
- [9] Mukarovsky · J · The Ethetics of Language [A] · In Garvin (ed), 1964b; 31-69.
- [10] Jacobson · J ·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A] · In Jean J · Weber (ed), The Stylistics Reader [C] · London: Arnold, 1996.
- [11] Leech · G · N ·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M] · London: Longman, 1969.
- [12] Leech · G · N · & M · Short · Style in Fiction [M] · London: Longman, 1981.
- [13] Halliday · M · A · K · (1969) 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 [A] · In Jean J · Weber (ed), The Stylistics Reader [C] · London: Arnold, 1996.
- [14] Fish · S · E · What is Stylistics and Why Are They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 [A] · In Jean J · Weber (ed), The Stylistics Reader [C] · London: Arnold, 1996.
- [15] Riffaterre · M · Describing Poetic Structures: Two Approaches to Baudelaire's Les Chats [A] · In Babb, H · S · (ed), Essays in Stylistic Analysis [C]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 [16] Levin · S ·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iation in Poetry [J] · Word, 1965(21) .
- [17] 朱立元 ·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Stones of Other Hills: From Defamiliarization to Foregrounding

WU Xian-yo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Defamiliarization and foregrounding are two essential terms of different academic schools, but there exists a close tie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m. Though having something in common, they are intrinsically different. Linguistically, the former mainly deals with thos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qualitative prominence" while the latter not only stresses those features of "qualitative prominence", but also values those of "quantitative prominence", and additionally, the latter insists that only those motivated linguistic features are of stylistic values, so it is more valuable in theory and more practical in practice. By such clar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ome vague ideas about the two terms are cleared up in stylistics, particularly in functional stylistics.

Key words: defamiliarization; foregrounding; qualitative prominence; quantitative prominence; review

[责任编辑 张家鹿]